

蜀鑑卷第七



唐明皇幸蜀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帝出奔蜀



安祿山反哥舒翰敗績賊遂入關

楊國

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

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陳玄

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厩馬九百

餘疋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

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

親近宦宦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

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帝發馬嵬田太子東討賊

馬嵬驛在興平二十二里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  
綵十餘万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  
諭之曰朕衰老託任非人卿等從朕倉  
卒不得別父母妻子遠涉至此勞苦至  
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

衆多或不能供令聽卿等各還家朕獨  
與子孫中宮前行入蜀亦自足達衆皆  
哭曰臣等以死從陛下不敢有二扶風  
改為鳳翔郡

帝至散關

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穎王璩先行詣  
劍南壽王瑒等分六軍以次之

帝至河池郡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  
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

帝至普安房瑄謁見以瑄同平章事

普安今隆慶府

太子即位於靈武上皇至成都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至德二載上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

迎上皇

冬十月上皇發蜀郡

上皇至鳳翔

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

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

論曰蜀蕞尔一隅耳漢高帝以布衣特起項羽王之漢中焚絕棧道示無還意矣徘徊南鄭鬱鬱不欲久居明皇以英武之姿迺沈溺宴安召禍致寇不復堅守京師狼狽奔蜀使非李郭諸人輔肅宗以婦閔中喜之宗社亦安矣哉厥後德宗至興元而遽反中和之駕由蜀者三年朱溫遂以篡唐人謂神克以

一旅取天下而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  
北夫豈知河北之失又基於明皇之奔  
京師而走蜀歟

### 高崇文討劉闢

順宗永正元年劍南西川支度副使劉闢  
自為節度使

韋臯薨闢久佐臯幕自為節度使  
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  
西川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闢不受徵  
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

滋吉州刺史以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  
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未能討也諫議  
大夫韋丹上疏以為釋闢不誅則朝廷  
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  
為叛上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闢  
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劉闢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憲宗元和元年以神策軍使高崇文將前  
軍兵馬使李元弁將次軍山南西道節度  
使嚴礪討闢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弁出駱

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  
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慝書  
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將高崇  
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  
置監軍關必可擒迺命高崇文將五千  
李元奕將二千與嚴礪同討關高崇文  
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  
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崇文  
軍至興元軍士有折人七筋者崇文斬

之以徇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嚴礪拔劍州斬其刺  
史文德昭

闢據劍閣以抗王師

高崇文入屯梓州斬李康以崇文為東川  
節度使

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闢歸李康於  
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  
之嚴礪奏克梓州制削奪關官爵韋丹  
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闕無所資若

与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以崇文為  
東川節度使

劉闢城鹿頭關高崇文擊敗之又破闢於  
漢州嚴礪將嚴秦破闢衆万餘人於石碑  
谷

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万餘人以拒  
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万勝  
堆崇文遣將高霞寓攻奪之崇文又破  
關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嚴秦破闢衆  
万餘人於綿州石碑谷○鹿頭關在漢

州德陽縣萬勝堆未詳

高崇文破劉闢衆萬人於玄武

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玄武今潼川府中江縣

高崇文又敗劉闢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  
之衆於神泉

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  
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士卒降者萬計

高崇文克成都擒之檻送京師伏誅

崇文直指成都克之劉闢西奔吐蕃崇

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關赴江不死擒之盧文若先殺妻子乃擊石自沈檻送京師斬之

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嚴礪為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合事宜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論曰河北連衡旅拒朝命地險勢強誠未易支也區區之蜀豈得與之為比唐

都關中蜀近在戶限之外徒以正元姑息吐蕃陸梁韋臯得以久任者二十餘年劉闢一狂生遽欲踵臯之轍自為留後此而不討何以為國憲宗任杜黃裳為相天誅一加而威行兩河偉哉

### 唐僖宗幸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黃巢趣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脯

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  
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上趣駱谷鳳翔  
節度使鄭畋謂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  
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  
救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上至渭  
水詔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  
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  
帝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中和元年春正月發興元至成都

陳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至綿州東州節

度使楊師立謁見鄭畋遣其子凝績詣  
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車駕至成都  
館於府舍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  
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

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黃頭軍使郭琪帥所部作亂命諸軍擊  
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田令孜用事昭圖上言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願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墓願津在眉州眉山縣

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押牙高仁厚討平之

陳敬瑄鎮西川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謂

之尋事人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廷誘而執之以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官軍與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囚十數百人敬瑄不問

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蜀人羅渾擊勾胡僧羅夫子韓求皆聚衆以應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徃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皆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詞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汝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

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閔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等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且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將斬之監軍力救僅免命悉平塹柵賊伏兵千人

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喻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歸為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也出降立得為良人無

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勾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徃降之仁厚出軍九六日

五賊悉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  
譚擎勾胡僧而周之阡能孔目官張榮  
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為之謀主仁  
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  
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  
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  
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  
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  
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  
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故果行全自良

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  
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  
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  
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并送  
使去

胡氏曰唐溪明足以昭姦智足以守信  
廉足以提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  
秀昇楊師立之禍無自起矣由是觀之  
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得一唐溪  
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

聞良有以也

涪州刺史韓秀昇反高仁厚討平之

涪州刺史韓秀昇等聚眾寇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并路不通之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平之○雲安令隸夔州涪并令長寧軍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平之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舉兵反詔仁厚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圍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皆走茂言走至張把追及之詰旦仁厚斬以徇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數日鄭君雄斬師立

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張杞  
在潼川府

光啓元年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

光啓二年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  
敬瑄疑仁厚欲去之會遂州刺史鄭君  
立起兵陷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  
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  
厚殺之○司馬公考異云張勣舊傳  
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  
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僕射權謀智勇

累有大功於太師極忠孝使在王司徒  
不過梓潼司徒謂王建也

論曰僖宗之幸蜀歷三年之久而叛者  
亦三起非一高仁厚為之掃平則雖區  
區之蜀不容以一朝君也愚觀仁厚忠  
誠智略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嗚呼世運  
雖衰而天之生才也未嘗乏當僖宗之  
時有鄭畋以為相有仁厚以為將使土  
子得伸其志而敬瑄令致不遂其姦則  
唐室未至於不可支也觀仁厚之平阡

能等吐露心腹於蚩蚩之氓而至於不  
戮一人亦可謂忠厚之至矣議者謂蜀  
民喜亂不亦過乎彼唐溪邛州一孔目  
官耳其明智與廉為後世君子之所樂  
道而高仁厚之忠孝卓卓如此宋景文  
公乃略其事謂其不可與事天子惜夫

王建據蜀

唐僖宗光啓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  
川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

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  
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  
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  
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以戰而  
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  
出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  
禦使軍勢益盛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保漢州

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彦即合  
謀圖已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

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卽精騎  
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  
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瑣於綿竹遂拔漢  
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勾惟立於  
蠶此又拔德陽顧彥卽以其弟彥暉為  
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  
克而退還也漢州○學射山在成都蠶  
此屬新繁縣

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  
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  
顧彥卽亦請赦建罪移敬瑄宅鎮以靖  
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藩鎮跋扈會得  
彥卽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以革  
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  
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勲等擁兵  
自保皆附於建

以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治邛州  
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為節度使  
削奪陳敬瑄官爵

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成四州皆降又取蜀州

大順二年詔顧彥郎王建罷兵王建逐韋  
昭度還攻成都

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  
有之建從之齎其親吏昭度大懼以印  
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劔門即以  
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還城烽  
塹一百五十里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以王建為西  
川節度使

田令孜以印節詣建陳敬瑄開門納之  
建遂自稱成都留後徙敬瑄居新津以  
縣租賦給之

景德元年王建圍彭州

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圍彭  
喻年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  
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  
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往  
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

授揚晟使拒朝命令陳田以平而晟猶  
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  
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  
令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揚  
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向之  
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旦出洵  
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万一  
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候洵虜者  
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  
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於救能無敗乎

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  
請條列為狀以白王運凡七條一乞招  
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洵虜三乞招  
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  
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  
彭州百姓禁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  
自相認者即使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  
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無理百  
姓給牒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  
民未入山多漚歲者宜令縣令曉諭各

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  
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  
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梢辭縣令  
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  
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  
在下而皆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  
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  
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  
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

其所長而建不能且所就之狹劣也

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叔華陽國志也  
其言曰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  
可書者四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  
于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書者無幾  
人忠寬義骨与游塵野馬同沒於丘原  
者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  
彭州一軍士而致堂胡氏拳拳予而進  
之也如此蜀之人才遺逸之人如汲公  
之言真可惜也

鳳翔節度李茂身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

官者楊復恭奔興元與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身討之遂取興元守亮等奔閬州茂身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地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大順二年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議請於朝不許遂殺之

乾寧元年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乃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圃

乾寧三年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更台上宗播

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存泝江略地以存為萬州刺史存遂降于建

乾寧四年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  
攻瀘川取之

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宗阮拔瀘  
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  
繼徽等於玄武

顧彥暉代其兄彥即為節度使揚守亮  
嘗攻之求救於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  
暉因而執之彥暉覺其謀至是彭州既  
平建乃謀東川○玄武今中江縣

鳳翔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劔門王  
宗播擊擒之

王建自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

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朝廷遣使和解兩川遇建于張把寨建  
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與  
彥暉五十餘戰遂圍梓州用蜀州刺史  
周德權策遣使諭以外無救援彥暉勢  
益孤知遂州侯紹知合州王仁威鳳翔  
將李繼溥皆以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

急彥暉自殺城中兵尚七萬人命王宗  
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  
留後○彥暉兄弟有廟在潼川府子城  
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敬瑄田令  
攷斗筲竊柄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  
楊晟顧彥暉獨撓其鋒以死拒之然晟  
蓋敬瑄之黨而彥暉亦欲為建者非果  
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喋血數年  
乃定其禍蜀也慘民二州之人尸而祝  
之不亦異乎

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

西川兵至利州李繼忠弃鎮奔鳳翔王  
建以王宗偉守之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  
王宗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  
王宗綰破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  
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眾先  
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  
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

畧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以王宗賀  
權興元留後○三泉令大安軍金牛黑  
水西縣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

### 王建取洋州興州

李思敬以洋州降于建建攻拔興州以  
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天復三年王建出攻秦隴遣判官帝莊入

### 貢

建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  
報聘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

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  
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闕於星宿山官  
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嘆服建  
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維黎茂州市  
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

### 進王建爵蜀

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

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侯矩以城降宗  
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為夔  
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

瞿唐蜀之險要乃弃歸峽屯軍夔州○  
王建自光啓三年丁未據閬州反至天  
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  
有蜀地

天祐元年王建造兵迎車駕

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間使以御札  
告難于王建建造王宗祐將兵會鳳翔  
至興平遇汲兵不得進建始自用墨制  
除官

五月趙康凝攻夔州不克

康凝鎮荆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  
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  
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王建與鳳翔李茂身連和合兵討朱全忠  
馮涓言於建曰梁唐虎爭勢不兩立若  
併而為一舉兵得蜀雖諸葛復生不能  
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和親無  
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  
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身修好

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取之

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後  
數年桑弘志又克之

天祐四年王建稱帝

岐蜀交爭

蜀永平元年岐攻興元唐道襲擊却之  
梁已僭號唐已亡矣今係以前

岐王使劉知俊攻蜀圍安遠軍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  
侃等與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王宗  
奔興州道襲奔興元先是王宗維城而

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  
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奔興元道  
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  
矣吾必以死守之王宗楷將兵救安遠  
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  
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  
其成州刺史李彥琛○青泥嶺在沔州  
長舉縣西縣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  
讓二水名南齊梁州記范栢年因出謁  
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復

有此否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鄉宅何在曰在廉讓間明珠曲未詳鳧口鳧谷水口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

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

蜀主如利州命彭君集破岐二寨王宗侃在安遠遣人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王告急蜀主命王宗弼救安還宗弼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王宗

播敗岐兵於黃牛川蜀主自利州如興元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岐兵解圍遁去○金牛屬大安軍黃牛川在南鄭縣黃牛山下中巴在今巴州泥溪在利州西南今米倉山間道也

蜀永平二年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

永平四年蜀攻岐階州破長城關

永平五年蜀遣兵攻岐克階城秦鳳州

蜀遣王宗播攻秦州王宗瑤攻鳳州王

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兼勝趣秦州王宗鐸克階州王宗綰克成州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奉牌印迎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會王宗瑤攻鳳州克之○泥陽水北出泥谷上染坊屬天水在皂郊堡南

通正元年蜀攻岐圍鳳翔

王宗綰舉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安奔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故關在隴州隴安縣

先天元年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高季昌攻蜀夔州

蜀王建永平四年荆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蜀夔万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

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

### 後唐取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

紹琛攻蜀威武城指揮使唐彥思等降

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万余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曦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克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今饋軍將竭且先取鳳州因其糧乃倍道而進

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

得兵八千糧四十万斛以承捷攝武興節度使

蜀主王衍東遊至利州遣王崇勳等將兵  
逆戰李紹琛等戰于三泉大破之

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  
來乃以王崇勳等為三招討將兵三萬  
人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  
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  
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

蜀主王衍西走斷桔柏津命王崇弼守利  
州

李紹琛趣利州魏王繼岌至興州米光葆  
及諸城鎮皆降

蜀武德留後米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  
州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王宗威以渠  
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城  
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

安重霸以秦隴降王承休自文扶歸威都  
王承休與安重霸在秦隴謀掩擊唐軍  
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  
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  
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

休以為然重霸請賂羗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方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泐自文扶西南遷蜀其地皆不毛羗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餓比至茂州餓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寰宇記廢扶州在文

州曲水縣今為鎮文州西至扶州鎮蕃界一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松州北至扶州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

高季興將水軍上岐取施州季興遁去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唐之伐蜀也亦命高季興克招討使季興常欲取三岐畏岐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岐取施州張武以鐵鑠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

舟斫之會風大起舟往於鎖不能進退  
矢石交下壞其戰艦李興輕舟遁去既  
而聞北路陷敗夔忠万三州遣使詣魏  
王降

同光三年李紹琛入利州修桔柏津梁  
魏王繼岌至劔州

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壽以逐合渝瀘昌  
五州降

李紹琛至綿州浮馬渡江入鹿頭關進至  
漢州

紹琛進至綿竹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  
燔又斷綿江浮梁無舟楫可渡紹琛謂  
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  
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  
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  
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  
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  
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  
入鹿頭關進據漢州

王宗弼遣使勞軍且輸降款

魏王繼岌郭宗誥李紹琛李嚴等至成都  
蜀主王衍出降

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王宗弼王承  
休伏誅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  
軍延嗣还上蜀簿得兵三十万馬九千  
五百疋兵器七百万粮二百五十三万  
石錢一百九十二万緡金銀二十二万  
兩珠玉犀象二万文錦綾羅五十万疋  
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  
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宝貨皆入崇韜  
家○王建自光啓三年丁未入閬州至  
唐同光三年乙酉蜀滅凡二十九年

蜀鑑卷第八

孟知祥董璋連兵拒命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郭崇韜之伐蜀也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崇韜素與董璋善蜀平崇韜表為東川節度使詔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丁

部尚書任圜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平蜀之役紹琛功為多董璋位居下帥東川紹琛不能平會郭崇韜誅紹琛謂董璋曰欲復咕囁誰門耶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太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自劔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詔以任圜討之董璋兵二萬會任圜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

閉城不出漢州魚城槩枝木為柵圍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子民更始遣趙廷隱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天成三年遣李仁矩如兩川

詔令西川獻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

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夏魯奇為武信節度使

詔割果閬二州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  
誨之謀也又詔綿州刺史武處裕將兵  
赴治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竒治遂州  
城隍繕甲益兵戍之董璋孟知祥大懼  
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為婚姻謀併  
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董璋築寨劔門與孟知祥上表  
拒命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劔門孟知祥遣趙  
季良詣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  
為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  
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詔書慰  
諭之璋表武處裕兼行軍司馬囚之府  
廷又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  
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  
州知祥遣李仁罕等攻遂州侯弘實會璋  
攻閬州

知祥謀於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  
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知祥從之遂使

約董璋同舉兵

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

詔削董璋官爵遣石敬瑭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為招討使

夏魯竒副之

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竒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高敬柔帥

資州義軍二萬築長城環之魯竒遣馬

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衆

降於仁罕

董璋攻利州不克

知祥聞之曰北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

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

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令董

公辟處閬州遠弃劔閣非討也○漫天

山名在利州

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趣夔州

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

朱倅分兵趣黔涪

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

石敬瑭襲劔門克之王弘贄等破劔州退保劔門

石敬瑭入大散關王弘贄等引兵出石頭山後過劔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劔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

孟知祥遣李肇據劔州趙廷隱自遂州將兵會屯劔州李筠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

知祥聞劔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又遣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錕屯來蘇村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兵部千餘人間道趣劔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

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鎧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弃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木馬寨距劔州十里來蘓近劔門小路也劔門南清彊對與大路合王弘贄等遣兵分道向文州

官軍將襲龍州為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州南山

石敬瑭進屯劔州不利退屯劔門

敬瑭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兵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

塘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  
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瑋又使騎兵衝  
河橋李肇以強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  
暮敬瑋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  
擊敗之敬瑋還屯劔門

詔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瑋本欲不西征及重誨西出乃累  
表諭奏以為蜀不可伐明宗頗然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  
死之

魯奇有廟在遂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瑋引兵遁歸兩川兵追  
之利州

石敬瑋以遂閭既降糧運不繼燒營北  
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  
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  
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  
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  
示之兩川兵追敬瑋至利州李彥琦弃  
城走兩川兵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為

昭武留後

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安重誨以讒誅遣西川進奏官蘓愿果  
州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  
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  
欲与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親戚皆  
完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  
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

劔州与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

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孟知祥圖蜀

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  
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  
人營於牙城內外又置左右飛掉兵  
營凡六千人分城濱江諸州習水戰以  
備夔峽

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

川都監

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園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轉運使蜀人歆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季

嚴自請為西川監軍

天成二年孟知祥殺李嚴

高季興襲取夔州

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東川節

度使董璋將蜀兵下岐會湖南兵三面進攻

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

從孟知祥之請也

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

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天成三年孟知祥置三場於漢州權鹽

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

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

三場重征之歲得錢柒萬緡商旅不復

之東川

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請免之

毛重威將三千人往知祥奏夔忠萬三

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

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

祥請而免之

長興元年孟知祥割雲安鹽監隸西川

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

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許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知祥以李仁罕為岐路招討使將水軍東畧地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奔鎮自均房逃歸

孟知祥擊東川全有蜀地

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克漢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為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訶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

璋所擒璋遂克漢州

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

廷隱將三萬人拒之知祥留趙季良守成都自將兵入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

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毛重威李敬瑭  
守雞蹤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  
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  
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其親兵八十  
餘人璋拊膺曰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  
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  
津趙廷隱追至赤水○赤水在漢州東  
彌牟鎮有武侯八陣圖雞蹤橋在彌牟  
鎮五侯津在瀘濠水李膺益州記云昔  
有人姓侯兄弟五人住此水側皆武勇

殷富俗人呼為五侯水

董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于知祥

知祥入梓州遂定東川

長興四年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  
王

閔帝應順元年孟知祥稱帝

唐山南節度使張處劉武定節度使孫漢  
韶以兩鎮降

遂有山南洋川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  
人還利州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

迎之

孟昶得階成秦鳳四州

昶明德十年漢秦州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

據五代史蜀檇杙亦同

階州刺史王君懷以州降

據通鑑

昶遣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

攻鳳州據五代史云克成州據蜀檇杙

於是盡有王衍故地蜀檇杙云遣李廷珪非孫漢韶也今從之又通鑑書此殊略

周世宗伐蜀取四州

周世宗顯德二年韶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王景拔黃牛寨蜀將趙季礼遁歸蜀主昶斬之

世宗常憤中國日蹙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

納其言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  
季札以文武才畧自任使還請自行世  
宗遣王景伐蜀自散關趣秦州王景拔  
黄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  
敢進單騎馳還成都蜀主怒斬之○黃  
牛寨在鳳州東州去興趙原四十里原  
去寨十五里

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蜀師皆潰取秦階  
成州

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

兵帝命我

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  
帝從之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  
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  
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  
絕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  
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  
歸路蜀染院使王密將兵出唐倉与建  
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  
敗虜密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

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  
雄武節度使韓繼勳奔秦州奔還成都  
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  
恐○馬嶺寨在鳳州之西去州三十五  
里白澗鎮在鳳州唐倉鎮及黃花谷在  
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掬山  
南流迳唐倉城下黃花谷水亦出此山  
寰宇記云唐倉鎮入蜀要路魏將唐倉  
於此柵而立倉廩故謂之唐倉柵廢黃  
花縣在今鳳州梁泉縣

### 王景克鳳州取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  
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  
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人崇溥不食  
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其四州之  
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  
徭悉罷之○固鎮屬鳳州  
論曰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亂盜有十字  
塵汙華岷論蜀者羞稱焉然建之入蜀  
也十有七年始偽定蜀地知祥之據蜀

也奕世而后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難矣及其亡也兵不戰而自潰囊斜劔閣如涉無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為險也故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一士之賢於長城也久矣區區之蜀何足道哉

本朝王全斌下蜀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以王全斌為鳳州路都部署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分道伐蜀

蜀知樞密院王昭遠說蜀主遣使并門發兵南下而蜀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受敵以窺關右之地蜀主遣趙彥韜等齎蠟彈帛書遺北漢主劉鈞約兵濟河同舉入寇彥韜至都下取其書以獻上笑曰吾西討有名矣翰林鑒官穆昭嗣初事高季興上問以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

都會也今以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  
上笑於是命全斌等分道進討上出  
畫圖謂全斌等曰西川可取否裨將史  
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上固不可到在  
地上即平矣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  
等帥兵拒戰

十二月王全斌取興州

全斌等攻拔乾渠渡万仞燕子等寨遂  
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  
万石刺史蓋思紹退保西縣全斌又攻  
石圖魚閣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

蜀山南節度使韜保正弃城走史延德入  
興元追獲之蜀軍退保葭萌

保正聞興州破遂弃山南退保西縣史  
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弱不敢出遣兵  
數万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  
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十餘  
万斛裨將崔彥進與康延澤等逐北過  
三泉遂至嘉川殺虜甚衆蜀軍燒絕棧  
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入夔州蜀守將高彥俦死之

光義等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生擒戰棹使袁德宏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其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訴流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也光義等未至鎖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

頓兵白帝廟西守將高彥俦謂其副趙崇濟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遂領千人以出光義已遣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勢登其城彥俦整衆出關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俦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去彥俦奔歸府弟判官羅濟勸彥俦歸蜀彥俦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

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解符  
印授濟反拒其戶整衣冠再拜登樓縱  
火自焚

### 王全斌入利州

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  
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  
路險衆難並進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  
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許之不  
數日間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  
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

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張万  
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  
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万友分兵三道  
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  
勝拔其寨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  
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  
津焚浮梁退保劔門全斌等入利州獲  
軍糧八十万斛

### 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等入劔州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募兵守劔

門命太子玄喆為元帥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會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君宜求進取之策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峽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江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劔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胆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

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彊北與大軍夾擊劔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走延德遂至青彊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弃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劔州昭遠為追騎所獲太子玄喆等皆媿

游不卹軍政至綿州聞劔門已破奔軍  
西還

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以表請降全斌  
等入成都

蜀老將石奉願請聚兵堅守蜀主嘆曰  
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  
遇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  
壁誰肯效死者李昊勸昶降迺遣伊審  
微奉降表詣軍前

劉光義曹彬自夔門會王全斌等于成都

光義等發夔門乃施開忠等刺史皆迎  
降至遂州知州陳愈亦降諸將所過咸  
用屠戮以逞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  
始終秋毫不犯至成都王全斌等縱部  
下掠奪子女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  
事具國史茲不著

論曰唐末五代字縣分裂歷七姓十二  
君垂五十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  
割而為四僭竊蜂起豈獨建興知祥而  
已哉我

宋龍興削平僭偽昶不率先諸侯以朝  
京師而

天討所加方且尤其豐衣美食之不足  
以得士抑愚矣

王師既定蜀繼此下江南俘李煜而車  
書混一

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肌浹髓

中興以來虎臣宿將極力扞禦如手足

之衛頭目民之戴

朱有死無二三百年猶一日也夫以

藝祖之宵旰以圖蜀其艱且勤也如此  
蜀在

今日為上流之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

氣猶懼不支况輕視而淺謀乎念

祖宗有蜀之勤而顧

今日保蜀之不易則昔人之得失可不

為永鑒歟

蜀鑑卷第八

蜀鑑卷第九

西南夷本未上

西南夷在蜀徼外非細故也漢武帝始置郡縣叛服不常婁見于史今從通鑑繫年書之武都氐羗至楊氏而始大其後遂為階成興鳳等州為蜀之藩籬已別見不著于此

漢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為中郎將使通南夷始置犍為郡

初建元六年王恢元討東越也使番陽

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蒟醬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  
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  
賈人賈人曰獨蜀出蒟醬多竊持出市  
夜即夜即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舡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水道多絕  
竊聞夜即精兵可十餘万浮船牂柯出  
其不意此制越一竒也請道夜即道為

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筰  
關入見夜即侯多同享賜之喻以威德  
約為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為道險  
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  
捷為郡○華陽國志曰昔楚威王遣陸  
驕泝沅水出苴蘭以伐夜即植牂柯繫  
船於是苴蘭既克夜即又降而秦奪楚  
黔中地無路得通遂留王滇池因名曰  
蘭為牂柯國注牂柯繫船棧也後漢注  
牂柯江中名山也笮關在沉黎郡又云

犍為郡治氈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  
注云氈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  
後漢史注氈水過犍柯郡出沅江水經  
注云東迳沅水出首蘭東迳辰陽南又  
徑沅陵縣西棗字記云唐播州夷州費  
州莊州即秦夜郎首蘭縣之西北隅今  
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犍州  
連安縣有古犍柯郡城西近施黔東近  
辰沅皆其境也氈縣水出符縣今瀘州  
合江縣即符地南廣今叙州南溪縣亦

其地氈與南廣皆在都江之南也

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置都尉

唐蒙發卒治道數萬人自犍道指犍柯  
江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法誅之  
巴蜀民大驚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  
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  
笮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  
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通為置  
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徃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

請為內臣除邊關盜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徹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漢天子大悅  
○靈關道漢地理志屬越巂郡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廬山縣北二十里峯巔嵯峨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四向險峻控帶蕃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云廓靈關而為門邛徠山本名邛笮即邛人笮人之交邛徠關在雅州榮經縣孫水本名長河水又曰沙水出

雋州臺登縣繩水出徼外若水南至大笮入繩

元朔三年罷西夷

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今犍為自保就○注自保守且脩其城郭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王西可万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笮杖蜀

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万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蜀且徑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願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

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南方閉雋昆明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滇池衆字記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華陽國志云滇池縣治滇國有澤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涑廣下流淺狹如到流漢為益州郡治蜀漢又改為晉寧郡唐為昆州滇池在晉寧縣隸戎州都督北接雋州戎州今叙州也元鼎六年首蘭君反平之以為牂柯郡夜

即侯入朝以為夜郎王以邛都為越雋郡  
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  
馬為武都郡

武帝又誅邛君并殺笮侯冉龐之戎等  
皆震讐乃置四郡○苴蘭夜郎牂柯已  
見上寰宇記云郡有越水雋水皆出深  
羗界言越雋者以彰威德也越雋郡在  
黎州徼外唐置昆明縣以南接昆明夷  
越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笮都最大  
為沈黎郡今黎州之境是也自笮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置汶山郡今  
茂州諸羗是也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置武都郡今階  
成興鳳文州等境是也今茂州有路可  
通文州元封三年武都氏反分徙酒泉  
今附見此

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  
置益州郡

元狩二年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  
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滇王

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帝乃遣郭昌發巴蜀人擊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漢史夜郎之西有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北北接雋州名為雋昆明在叙州徼外已詳見上注益州治昆明也

孝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牂柯夷反募吏民發奔命擊破之

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奔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廉頭姑繒未詳談指同並皆漢牂柯郡屬縣並音伴

始元四年姑繒葉榆復反遣呂辟胡將兵擊之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与辟胡戰士溺死者萬餘人○漢書北至葉榆注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

始元五年大鴻臚田廣明等擊益州夷大破之以鉤町侯亡波為鉤町王

捕虜二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長人民擊反者斬百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鉤町益州郡縣後為寧川晉屬興古郡興古在唐為盤州近朱提徼外

宣帝地節元年武都白馬氏反使駱武平定之廢汶山郡置都尉

駱武平白馬羗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詣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以來四十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按華陽國志汶山郡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即今茂州汶山縣是也在漢有綿虜縣

成帝河平二年西南夷相攻以陳立為牂柯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

相攻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與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妃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且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如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

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弃其民絕其王侯勿復與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百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漸其頭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

粟千斛牛羊勞吏士興妻父翁指收餘  
兵迫脅二十二邑復及立討之威震南  
裔○鉤町徧臥漢屬牂柯郡後屬興古  
郡近朱提在叙州徼外今叙州有隙立  
祠

王莽始建國四年西南夷殺牂柯大尹

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  
怨恨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  
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蛮夷愁擾  
盡反復殺益州尹程降莽遣平蛮將軍

馮茂發巴蜀捷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  
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  
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

莽天鳳元年大發兵擊夜郎蛮不克越雋  
蛮亦殺其太守

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  
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  
不相及士卒飢疫復大賦斂而粵雋蛮  
夷任貴亦殺太守故根自立為邛殺王  
光武建武元年公孫述稱帝粵雋任貴殺

大尹以城降于述

益州太守文齊牂柯功曹謝暹入貢

齊廣漢人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開通  
溉灌墾田二千餘頃降集蠻夷甚得其  
和及公孫述擄成都齊固守拒險述拘  
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  
位乃間道遣使自閬三蜀人姓龍傳尹  
董氏與功曹謝暹保牂柯郡聞光武在  
河北乃遣使自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  
祖嘉之號為義郎蜀平徵文齊為鎮遠  
將軍封成義侯帝以齊有義特褒之於  
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建武十四年以邛穀王任貴為越雋太守

建武十九年西南夷棟蠡反詔劉尚討之  
尚誅任貴與棟蠡等連戰破之

夷渠帥棟蠡與姑復牒揄弄棟連然滇  
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  
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遣劉尚等  
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二  
千人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與棟蠡

等連戰數月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蘇首  
邛穀王任貴恐尚定南方已不得自縱  
因欲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  
都遂掩任貴誅之尚虜獲生口馬牛羊  
甚衆○姑復檄榆弄棟屬雲南郡連然  
滇池建伶昆明屬建寧郡朱提郡在廢  
曲州今叙州宜賓縣接境建寧郡治味  
有郁鄔縣屬叙州宣化縣接境餘見下  
注華陽國志云不韋永昌郡治古哀牢  
國建寧之極西南也

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酋詣越雋太守鄒  
鴻降封賢栗等為君長

牢山夷散在溪谷絕域未嘗交通中國  
建武二十二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  
梯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笏鹿笏王與  
戰殺其兄弟六人共埋之夜為虎食其  
尸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恐曰我曹入邊  
塞自古有之今攻鹿笏輒避天誅中國  
其有聖人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遂率  
種人戶詣越雋太守求朝貢自是歲來

朝貢

明帝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傳首京師

太守安漢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蘇祈叟二百人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蘇祈亦作蘇示如字屬越雋郡安漢今果州

永平十二年哀牢內附以其地置博南哀牢二縣始置永昌郡

哀牢王柳貌內附戶五万西南去洛陽七千里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以廣漢鄭純為太守獨尚清廉豪毛不犯夷漢歌詠帝嘉之○古今注曰益州西部都尉居雋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雋唐北蘇樛榆邪龍雲南也華陽國志博南山高三十里度蘭倉水也哀牢在寧州之極西南也

有閩濮鳩獠僮越艮濮身毒之民治不  
常縣寧州治味与朱提相接在今叙州  
徼外味音昧

永平十七年白狼夷稱臣奉貢作詩歌誦  
漢德益州刺史朱輔譯奏之

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  
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  
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三十  
餘万口六百万以上率種奉貢稱為白  
臣僕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

義作詩三章路經邛狹大山零高坂峭  
色峻險百倍岐道臣輒譯其詞語謹遣  
捷為郡掾暴護送詣關并上其樂詩是  
時邊郡官吏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  
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白  
狼在邛笮之外華陽國志曰邛狹山本  
名邛笮故邛人笮人界也巖阻峻回曲  
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零高  
坂即靈關道也寰宇記並在雅州廬山  
縣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夷殺守令反攻博南發永昌越雋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等擊破於博南斬之

哀牢王類牢等殺守令攻越雋太守王尋奔牁榆帝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酋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酋承帛万疋封為破虜傍邑侯○牁榆後屬雲南郡博南永昌郡

元和五年以王阜為益州太守始興學校於南中

阜治化尤異神馬四疋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文學漸迁其俗尹珍者遠從許淑重受五經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和帝永元六年敦忍乙王莫迺慕義遣使獻羣牛大象

### 漢史哀牢夷傳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檀國王雍由調重譯

入貢

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金印綬錢帛  
並附哀牢夷傳

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王唐繒  
等內附

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附  
都夷傳○旄牛今黎州通聖縣地

安帝永初元年徼外樵僥種夷陸類等內  
附

獻象牙水牛封牛

元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攻蠡陵城殺縣  
令

蠡陵在翼州今茂州界

元初三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舉國內附  
令田與徼外三種三十一口齎黃金  
旄牛旄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為奉  
通邑君○旄結毛為飾也音餽

元初三年越嶲徼外夷大羊等舉種內附  
種人三万一千戶內屬

元初四年越嶲夷反殺遂久令

漢史注云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屬雲南郡唐盤州

元初五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應越雋夷詔益州刺史張喬討平之

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万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牁榆擊之先以詔書告示三郡乃與封離戰大破之斬首三万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

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象天子以張喬有遺愛拜其子端為太守竦成都人也

永寧元年檀國王再遣使入貢

檀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禪國西

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由  
調為漢大都尉

延光二年旄牛夷反攻零關張喬擊破之  
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  
守○旄牛屬今黎州零關在今雅州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羗廣漢屬國殺長吏  
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秦時白虎為患夷胸悉等射之號白板  
楯蠻

延熹二年蜀都三襄夷寇蠶陵

蠶陵在唐翼州衛山翼水兩縣古松州  
悉州之間与茂州接境近西羗

延熹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  
山昱擊破之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執益州太守雍陟  
詔以李顥為益州太守討平之

諸夷反執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  
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  
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弃之太尉掾  
已郡李顥建策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

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  
雍陟顯卒夷人復叛以唐漢景毅為太  
守討定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  
米至數十云

獻帝建安十九年昭烈定成都以鄧方為  
康降都督

昭烈遣安遠將軍鄧方為朱提太守康  
降都督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以李恢為康降都  
督

鄧方為昭烈問伐於治中從事建寧李  
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克國有言莫若老  
臣遂用恢為都督治平夷縣○寰宇記  
云平夷即興古郡華陽國志云建寧郡  
治味音昧故康降都督也也味在唐為即  
州與朱提相接在今叙州徽外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都督帥雍闓等以四  
郡叛

益州郡都督帥雍闓聞昭烈崩損殺太守  
正昂以張裔為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

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麓殺之不  
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  
遙用闔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  
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闔不能進移  
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  
姦雄乘釁天下切齒万国悲悼臣妾大  
小莫不鬼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  
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  
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  
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  
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  
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氏  
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  
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  
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水  
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  
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相皆  
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令諸葛丞相英才  
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子  
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

易迹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  
蓋聞楚國不共齊栢是責夫差借魏晉  
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  
古誼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  
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闔  
不所都護李嚴與闔書諭闔答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  
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悖慢如  
此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皆從之  
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

闔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  
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斬雍闔遂平四郡  
亮率衆南征參軍馬謖曰南中恃其險  
遠不服久矣維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  
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  
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  
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  
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自安上由

水路入越雋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侯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度等孟獲伐闓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使觀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虜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財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冬亮

自漢陽還亮又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  
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羊後  
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邱又畫牽  
牛負酒齎金宝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  
重之亮又為誓碑云碑若仆蠻為漢奴  
蠻人至今以石搭之○李膺益州記曰  
瀘水源出曲羅東下三百里兩峰有殺  
氣暑月奮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  
水經注曰瀘津水又東迤不常縣北而  
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為  
高秀孤高三十餘丈時有瘴氣三月四  
月迤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差無害山  
海經云黑水之間若水出馬水沿流間  
閩蜀土大度水繳外至大祿與若水合  
又有孫水名白沙江出臺登縣徑邛都  
縣入若水繩水又迤越雋之馬湖縣謂  
之馬湖江又東北至犍為為朱提縣西  
為瀘江水又東北至犍道縣入于江若  
水瀘水繩水孫水大度水淹水隨決入  
而納通稱正是吳水沿江通為一律更

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伉為永昌太守以馬忠為犍柯太守○建寧郡治味縣郝鄒屬焉今叙州宜賓界也雲南即古滇王國唐為姚州治弄棟川即漢弄棟蜻蛉縣地漢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在此地也興古郡即唐盤州漢平夷縣地平夷北接味縣同樂升麻等地郡州又接曲州即朱提縣朱提又接今叙州也

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為庾亮都督

庾亮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且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延熙三年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越雋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

殺太守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嶷為太守  
以計降其君長誅戮蘇定祚諸豪酋結  
治城郭蠻夷致力定祚臺登音水三  
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  
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置長吏焉  
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又遣將軍姜維討  
平之

衆字記云今維州城有姜維故壘唐武  
德七年白狗羗降附於姜維故城置維  
州

晉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

武帝以益州地分廣分益州之建寧興  
古雲南之交州永昌合四郡為寧州太  
康三年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  
以護之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  
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夷事  
惠帝大安二年復置寧州分建寧以西  
七縣別立益州郡

光寧元年寧州五苓夷攻圍州城太守李  
毅卒

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接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讐坐待殄斃若不矜卹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尸為戮時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卒毅女秀明遠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城五苓夷初李毅死其子劉自洛往州人奉之以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為刺史既至表劉為朱提太守治南廣時寧州內逼於李雄外有夷寇城邑兵壘遜惡衣菜食招集雜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以五苓夷首為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即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僚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莊

王墓即在躡墓也楚威王遣莊躡伐夜  
郎遂王滇池滇王其後也南廣朱提漢  
屬犍為郡在今叙州徼外

愍帝建興二年夷王冲歸朱提雷炤建寧  
爨蠻降于李雄李雄遣李驤破越嵩伐寧  
州王孫破之

犍為太守朱提雷炤沅民陰貢平樂太  
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又  
建寧爨蠻與益州太守李易梁永太守  
董懂保興古槃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

越嵩攻臺登縣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  
驤於堂螂縣遠遜指授驤軍大敗嶽追  
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堂螂朱  
提屬邑今叙州徼外有堂螂山瀘水馬  
湖江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朱提太守楊術與李雄  
羅怛戰于臺登兵敗術死

臺登屬犍州今黎州徼外

咸和八年李壽拔朱提寧州刺史尹奉降  
于李雄

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里為前鋒拔之  
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  
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惟牂柯  
謝恕不為壽用遂保郡獨為晉官壽復  
擊取之李雄以李壽領寧州威鎮南中  
晉康帝建元元年李壽縱獠於蜀

事已見上蜀土魚獠始從山出北至犍  
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万落不可禁制  
大為百姓之患自此蜀之藩籬蕩然南  
夷之事不可推訪矣惟蜀獠為患至唐

末猶見之史要不足採今不復錄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平越雋置西寧州

遣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雋因置郡○

李膺益州記云晉永嘉分崩李雄竊據

蜀地蕪廢將二十紀夷人侵軼獠又間

之公私踣絕無可推訪後魏廢帝二年

始更招携民漸墾殖因僑立蒙山郡十

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叛

乍服後周武帝征越雋又開其地因立

嚴州取其嚴敬為稱隋開皇四年改嚴

州為西寧州○蒙山郡今雅州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史万歲擊南寧羗平之

初王謙反於蜀梁睿討平之西南夷獠莫不歸附惟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戶口殷衆金宝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徭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士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化

多虧貢賦不入乞畧定南寧帝未之許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史万歲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万歲皆擊破之過諸葛紀功碑度西泝河入渠濫川行十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万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賂万歲以金宝万歲於是捨翫而還明年翫復反上

欲誅万歲龍懼入朝文帝誅之○紀功  
碑在拓東城西潏河在南詔所都城下  
即葉榆河也渠濫川在神龍河之西即  
滇池也

以梁毗為西寧州刺史

毗為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  
多者為豪雋迤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  
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  
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

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  
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

蜀鑑卷第十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為唐深患其憂不特以蜀也  
天寶初分天下為十道劍南節度西抗  
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軍屯十三  
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  
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德元年以西爨蠻弘遠為昆州刺史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晉  
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

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  
爨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  
明珠隋末爨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  
為奴唐高祖即位以子弘達為昆州刺  
史令特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  
遣使招喻其部落皆來降○曲州即漢  
朱提郡升麻在漢建寧郡唐為卽州靖  
州在曲州之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昆彌即漢之昆明也以西瀕河為境即  
葉榆河也舊州治中吉弘締道南寧至  
其國說之來降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常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  
遠民患之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  
西瀕河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  
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  
刺史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悅  
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正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詔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為牂州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詔可

正觀二十二年西瀕河大首領楊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尚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數十姓趙楊李董為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躋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以十二月為歲首雋州大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瀕河天竺道可通也太宗以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方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

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衆  
感悅西溯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  
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雋州道千五百  
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還大  
首領楊同外揚劔松外首領蒙羽皆入  
朝授官秩

貞觀二十三年擊西爨蠻開青蛉弄棟為  
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於是內  
屬以其地為傍望覽立求五州隸郎州

都督泉蠻地與青蛉弄棟接亦隸郎州  
高宗永徽元年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  
水蠻

蠻首禿磨蒲等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  
之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言正  
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  
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常  
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  
瓜葉榆西溯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  
川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

安之敕許之

永徽六年雋州道摠管曹繼升破胡叢顯  
養東魯等蠻於斜山拔千餘城  
顯慶元年西洱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內  
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羅邗即昆黎盤  
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為姚川總管將兵討

叛蠻昆明蠻內附

置殷敦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劍  
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  
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  
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  
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  
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隣天竺諸胡之  
盛莫與為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受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

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路以事西羌得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繁費無益盛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晉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疋劣

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  
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  
為戎矣既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薰期內附

天授中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  
蠻至是永昌蠻帥部落二十餘万户內

附

聖曆元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罷戍姚州  
不報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

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  
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  
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監布之稅甲兵  
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  
以隸嵩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  
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閔百姓非奉使  
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為姚嵩道討擊使虜以鐵絙居登切

梁漾漚二水通西。溺蠻築城戍之。九徵  
毀。緬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雋蠻及攻御史李知古  
殺之。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  
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  
群蠻怨怒，蠻酋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  
是姚雋路絕。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立  
道討之。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  
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  
拔昆明及監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  
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  
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  
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累敗。

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伏軍資皆棄之貶昱為高要尉而死○安戎城在今茂州見上注蒲婆嶺一名蓬婆嶺

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徐嗟咩切城先有六詔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強

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群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城距龍尾城十里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之大和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發關中兵救之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悉委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

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兼瓊為節度使  
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  
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  
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  
救之吐蕃引去安戎改為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  
鮮于仲通討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仲  
通性徧患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  
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

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怒發兵  
反陷雲南取夷州三十二仲通將兵八  
万討南詔分二道出戎雋州至曲靖州  
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因  
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  
者六万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斂戰  
尸築為京觀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  
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  
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  
唐之故

天寶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必將兵七万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  
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  
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擊之宓  
被擒全軍皆沒揚國忠隱其敗更以捷  
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  
万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雋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乱陷越雋會同軍據  
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尋傳與驃

皆蛮各驃在南詔國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

陝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袵陷

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

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

亦入於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

蕃南鄙兵七万拔當徇城又拔監川城

大曆十二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

崔寧擊破之又大破之於望漢城

大曆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追擊於大渡河

南詔異牟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万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坭一侵黎雅扣邛徠閔四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

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惧築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及異牟尋為王以

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若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蛮求內附韋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令臯先作邊將書以喻之微觀其趣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見

異牟尋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蛮鬼王

驃旁且等入見且獻黃金卅砂金示順華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韋臯令其屬崔佐時隨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亦在異牟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頽左右失色遂與佐時盟沈載書於西瀾水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

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道雲南王使  
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遣雲南遣兵二  
万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臯遣黎  
州刺史常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似吐  
蕃於清溪關外○會川屬雋州即盧峰  
關清溪關亦在雋州

貞元五年常臯將兵擊吐蕃於臺登谷復  
雋州

雋州邛部臺登之間有勿鄧蠻勿鄧南  
七十里有兩林蠻皆謂之東蠻勿鄧直

夢衝為大鬼主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  
大鬼主苴那時乞兵於韋臯以攻吐蕃  
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  
溪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  
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為營苴那時戰  
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臈城二節度  
軍於北谷斬首二千級盡復雋州之境  
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臯以兵  
召至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常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

贊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羗蠻來降雲南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

詔加韋臯押近界羗蠻及西山八國使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五千人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訖且請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以來臣事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煩役重未嘗不一日思為唐臣也其後韋臯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

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  
笛工歌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  
孫孫盡忠於唐

胡氏曰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訖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  
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  
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忠國當以  
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  
守耒則不拒耒不強然後不召患於  
藩籬之外矣

### 常臯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  
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  
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屬海北南  
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間南詔歸唐  
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揚加明詣常臯  
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是於  
臯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近雋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雋州刺史曹高仕  
破之於臺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雋州韋臯與  
異牟尋發兵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臯大破吐蕃於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救韋臯深入吐蕃以分  
其勢紓北邊患臯遣兵二万分出九道  
攻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大破吐蕃  
於雅州轉戰千里攻城七遂圍維州及  
昆明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

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莽熱維州  
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於瀘水

韋臯屯重兵於雋州振西瀘吐蕃路吐  
蕃謀以兵襲南詔以八万人圍雋州臯  
命部將武免等屯雋州約南詔有急進  
軍吐蕃引衆五万自曩貢川分二軍攻  
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先  
欲攻東蛮臯報雋州實往來道扞蔽數  
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東蛮庸敢

懷貳乎免按兵雋州雖南詔境亦所在  
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  
間誘頻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  
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等  
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于瀘  
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雋州患未艾也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異牟尋既死子尋閣勸立尋閣勸死子  
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為弄棟王嵯顛  
所殺嵯顛遂專國政於是西川節度使

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戍卒及  
為鄉導襲雋戎二州又陷邛州自邛州  
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郭釗  
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  
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  
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  
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  
數千人及珍貨而去嵯顛自為軍殿及  
大渡水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所汝哭  
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嵯

顛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  
競為鄉導以誅聖帥即誅之不遂無以  
慰蜀土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  
司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  
川節度使李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  
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諸降德  
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其奏  
其狀且言欲遣生羗三千燒十三橋榭

西戎腹心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  
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  
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  
維州未能損其勢比耒修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耒責失信怒  
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  
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  
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  
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  
謀及与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

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會昌初德裕為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平川之衝是漢  
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  
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  
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  
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  
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韋臯欲  
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万旅盡銳急攻  
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

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葺邊備其維  
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  
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  
水棲雞等城既涉險阨自頭抽歸可滅  
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  
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  
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  
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  
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  
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荅

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  
蕃帥即以此人戮于境上絕忠款之路  
快覓虐之情乞追獎忠魄各加褒贈詔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後大中初杜悰  
復取維州○維州今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  
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  
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  
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  
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

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  
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  
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  
矣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  
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  
不二日至咸陽持以大言怖文宗非事  
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  
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取我故地乃  
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  
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

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  
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  
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  
十年之耻追犒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  
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辯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禦侮柔遠城  
德裕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  
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  
其部落衆寡饋餽遠邇曲折咸具乃  
召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偽盡

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加人於  
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又  
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  
戰謂之雄邊子弟揔十一軍築仗義城  
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  
榮經椅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  
復邛徠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  
制歲杪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眉道陽  
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  
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

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十人而還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惧德裕奏

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邇者蠻寇已迫元穎始捕市人為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谿之旁大路有三小

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  
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  
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  
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道  
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  
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  
望人貴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  
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  
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  
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  
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  
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  
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  
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  
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  
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常犇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  
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  
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

利於賜與所從僦人寢多杜棕奏減其  
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  
酋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  
播州

懿宗咸通二年南詔攻陷邕州寇雋州

杜棕上言南詔強盜西川兵食簡寡未  
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  
南詔寇雋州遂不行

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歿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蛮復取交趾  
咸通九年建定邊軍於邛州以李師望為  
節度使

鳳翔少尹左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  
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  
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  
廷從之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  
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  
蛮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  
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

總六百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師望欲檄怒南詔以  
求功遂殺之朝廷徵師望以竇滂代之  
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  
邊已困矣是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  
入雋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  
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入  
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休  
源川竇滂遣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

歿十二月蠻詐為我敗卒至江岸呼船  
以濟衆乃覓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  
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  
寺與嘉州對岸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  
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竇滂單騎宵  
遁冉榮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去  
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於亂兵之  
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  
爭走入城都所占地不過一席計雨則  
戴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登

而飲之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  
魯共脩守備選兵三千人魏曰突將蠻  
眉州耽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  
止只擊雅懷進軍新津盧耽遣使告急  
于朝以紓一朝之患朝廷命支詳為宣  
諭通和使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遣人負  
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  
信蠻謂君王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  
耽遣王晝至漢州訶援軍時与元六千  
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四

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王  
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與  
蠻戰不利退保漢州竇滂欲西川陷沒  
以分其責每款留官軍不使遽進二月  
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  
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蠻  
斂兵約和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  
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約和今雲南  
乃圍成都則与曩日異矣且朝廷所以  
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初

常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  
甲弩臯使匠徃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  
精利朝廷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  
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復至新都  
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  
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  
軍呼声震野蠻步騎數万復至宋威以  
二千入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二  
十里蠻遣其臣楊足詣支詳請和亦依

違荅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仙  
橋是夕蠻自燒攻其遁去顏慶復始教  
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  
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  
徠關節度使高駢追至大渡河大破之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  
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  
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  
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

攻景復景復陽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繼遂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徠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門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去駢

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發廊坊等兵並乞勒還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徠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彌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築成都羅城周二十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駢又遣僧景先說南詔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

俗尚浮屠故遣景先往驃信果迎拜信  
受其言○沐源川嘉州接蛮境分兩路  
川在東南路清溪關在雋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德立請和許之  
酋龍嗣位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  
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謚景莊  
皇帝子德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  
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  
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  
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

宣歙數軍餘減十七朝廷既許南詔和  
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  
臣督爽蛮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  
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  
体反因一僧咕嚕卑辭誘致其使若從  
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  
諭解之鄭略盧携共議携欲和親略不  
可携怒拂衣起胷硯墮地破之上聞之  
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分兵八百人戍

桂州約三年一代觀察使崔彥曾性嚴  
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戍桂州者已六  
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  
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  
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趙可立等  
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  
為主朝廷討之數年乃定黃巢於是繼  
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  
秦以未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  
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  
已而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  
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於  
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北之戍黃巢  
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盜  
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  
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  
國之亡蠻夷常為資是以聖王不重外  
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

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多事彼故不知三代聖王之盛德遠慮也南夷在蜀徼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讜之漢之官吏足以厭服之至于武侯而南征四郡深入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特藉其資以給軍用而已王業偏安不得已也然天威所臨至于今能使之視睥喪胆北面厥角不幸而為永嘉李氏竊據縱獠於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患於是乎慘至唐而鮮于仲通尋國喪師蠢爾小醜遽有輕中國之心三入蜀境而亂華之患與西戎北狄等惟我藝祖遠法三代玉斧畫河不貪其土而蜀於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封圻壹是皆以砥礪廉隅為安邊之本孰謂其不行於蠻貊哉雖百世而無南夷之憂可也

蜀鑑卷第十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易坎卦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伊川易傳



天非險者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小險欤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小險欤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

白雲郭氏易說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

國也武侯曰善

通鑑周紀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緝居仁既為

蜀鑑一編使允任蜀者知古今成

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為龜鑑其事

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

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

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

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

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軋天下

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

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  
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  
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  
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  
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  
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  
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  
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  
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

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貴知言哉

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歸序整飭記義詳到雜其文句不能如草場志

之秀技雖美而每值即已地土半為標註使考

蜀事者不混漫則自有兵馬嗚呼擬於草場

志可為合之則聽壁吳其又歷唐抵宋元十

三百載上下之事迹為蜀全書美以吳夫

明嘉靖間姑蘇吳山識